



杀师无敌

墨残阳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杀师无敌

墨残阳 著

(三)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第三十九章 死谷惊魂

长发怪人嘴里发出刺耳的嘿声道：“好！好！我找不到老的，却找到了他的宝贝儿子，咱家成伪司马道元招魂，目下总算有着落了。”司马迁武皱眉道：“听你口气，不怀好意，生似与先父有何过节似的，任何人冲着先父而来，在下都接住了……”

长发怪人冷冰冰道：“父债子还，你爹爹已死，自然只有你代他接下这椿过节了，司马道元有后，真是大快吾怀，嘿，大快吾怀。”语声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可知晓咱家是谁？”司马迁武道：“正要请教。”长发怪人笑道：“说出来你可甭吓得屎尿横流，咱一向居于死谷，人称鹰王！”

司马迁武若有所悟道：“区区尝闻江湖人言，家父生前曾纠合四派高手，将一个为恶无数的怪物打成重伤，逼入死谷，敢情那怪物就是你？”他语带嘲讽，死谷鹰王哪会听不出来，登时暴跳如雷道：“咱老鹰本想一掌将你解决，目下可不能让你那么痛快死去了……”说着抖手从领上取下那串磷光闪闪的小骷髅头，挥了几挥，举步朝司马迁武迫近。他手上骷髅挥动之际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不时发出恐怖之极的怪叫，乍看之下，整个人象已完全陷入疯狂状态。

司马迁武大喝道：“且慢！”死谷鹰王脚步稍顿道：“小子你尚有何遗言要交待？”司马迁武道：“适才你透露家父已经过世，你从何得知这消息，怎样能肯定？”

死谷鹰王道：“多日前咱老鹰王离谷到外头走了一遭，不

期碰上武啸秋那老头儿，承他告诉我司马道元已遭横死，这还会有错么？”他接着又怪叫几声道：“你先试试这畜牲的功夫。”手中骷髅一挥，震耳“呼”地一声响起，那只巨鹰展翅自他肩上掠起，扑向司马迁武。

那兀鹰扑掠之势迅猛无比，丝毫不亚于江湖一流高手，显见训练有素，司马迁武丝毫不敢怠慢，急在蹬步后退。直到背脊靠贴石壁方才停住，只差分许，苍鹰便从他头上掠过。它那长达数尺的利爪抓在石头上，“冬”地一响，顿时碎石四落，粉屑飞扬，司马迁武只瞧得心惊不已。兀鹰一扑不着，庞大的身躯在半空中倏地一个转折、尖嘴朝着司马迁武，反向他后脑啄去。司马迁武单掌一招，正欲蓄劲反击，突然丹田一口浑气冲上来，原来他体内尚有余毒未除，方才一直没有机会继续运功排除，此刻毒力已经发作，耳目顿时远不如往昔之灵敏。

果然又是“呱”地怪叫一声，倏然感到后脑被一件硬物击个正着，当下脑户一阵晕眩，身躯向前直扑，死谷鹰王纵身直欺上前，罩住司马迁武背宫要穴。他阴笑道：“一掌打死你，未免太便宜了，咱要你慢慢好受。”

司马迁武道：“既然落到你手中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”死谷鹰王怪笑一声道：“咱老鹰要慢慢折磨你至死，否则难消心头之恨，今早我在洞里擒住一男一女，也是如法泡制，现下正被咱囚禁在死谷天牢里，喵喵，你和他们作伴去吧……”司马迁武暗忖对方虽则没有立即取他性命的意思，也不见得是自己之福，因死谷鹰王生性乖戾残暴，不知将以何种手段对付他，若须遍尝屈辱，倒不如立刻一死了之，更为痛快。死谷鹰王道：“小子你直往前走，记住咱一掌仍罩住

你的志堂死穴，如你敢动歪念头，不过是自求速死罢了。”

他左手向前一推，兀鹰扑翅飞起，朝山洞里一侧飞去，司马迁在死谷鹰王的威胁下举步跟上，走过一条窄狭的甬道，忽然眼睛一亮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只见插天峭壁相对峙立，司马迁武发现自己正立身在一处崖壁的窄小空地上，一面高峰突兀，矗立云霄，一面是万丈深渊，形成一道迂回的狭谷。

他四下张望好一会儿，那只苍鹰却已不知去向。耳际响起死谷鹰王冰冷的话声：“小子你绝对想像不到此处竟会别有洞天吧？这里便是咱老鹰多年潜隐的死谷，与高王瀑之间虽只有一重山岭之隔，若非咱领路，你纵然走上一辈子也休想到达这里。”说话间，左手骈指探出，点了司马迁武分水穴，后者毫无抵抗之力。身躯一倒，应指而倒。死谷鹰王伸手从腰间放下一大盘坚韧绳索，穿过一架巨大的石柱，然后将司马迁武牢牢绑住。司马迁武穴道被点，但人事犹知，眼睁睁听凭对方的摆布。死谷鹰王狂笑道：“下去吧！”出手一推，司马迁武整个人旋即荡出绝壑之外。朝峡谷急坠下去。他身子疾速下坠，转眼下望，见峡谷郁郁苍苍，竟似深渊无底，不由吓出一身冷汗。约莫落下了十余丈后，忽然下坠之势一缓，似乎有一股力道托住他全身，原来绑在身上的绳索，不知何已被拉紧，顿时抵消了他急坠之势。

司马迁武身方落地，触目所及，只见一男一女分别背着地而坐，久久未见他们转身，所以瞧不见他们的面貌。过了好一阵，那一对男女，仍没有回头来的迹象，司马迁武暗暗纳闷，心想自己下坠此谷，他们俩人绝不可能毫无所觉，只不知因何故意不理。

头上传来死谷鹰王的怪笑声道：“小子，你已是瓮中之鱼，奉劝你好生歇一歇，待会可要你尝尝咱万鸟大阵的滋味。”司马迁武方待回话，忽听上面另一道粗哑的嗓子叫道：“鹰王，鹰王。”死谷鹰王的声音道：“什么事，如此慌张？”那粗哑的嗓子道：“有个大和尚闯过瀑后山洞里，小的无力拦阻，现下他正朝死谷走来。”死谷鹰王道：“有这等事，你可问出那秃驴的来历？”那粗哑的嗓子道：“他自称花和尚。”

死谷鹰王哼了一声道：“连花和尚也来了，今日死谷可够热闹啦！你留下监视谷中的三个俘虏，咱去会会那秃驴。”声音逐渐远去。转眼已走远了。死谷鹰王一走，危崖边又出现一个蓬头散发的人头，此人和鹰王一般，眉目间都带有一股凶悍狂厉之气。

司马迁武暗忖：“看鹰王并非一人独居于此，这汉子想必就是他的手下了，只不知那刚刚闯到的花和尚是谁，一名出家人叫做花和尚已经够奇怪了，我在江湖走动，怎地从未听过这个名号？”寻思良久，却是不得要领，转目瞧身侧的一对男女，依然坐不改其姿，连动都没有动一下。生似对外界的一切物事，完全无动于中。

司马迁武轻咳一声道：“有烦两位中的一位，解下区区身上所缚的绳索行么？”那俩人动也不动，恍若未闻，司马迁武几乎怀疑他两已是僵死之人，当下又重说了一遍。坐在他左侧的男人首先回过头来，司马迁武一看，一颗心险些跳出胸腔，失声道：“店掌柜，你……”那人正是铁匠铺的掌柜老头，他微微一笑，以手按唇，作了个噤声的表示。压低嗓子道：“别作声，鹰王的手下仍在监视我们，不要让他起疑……”伸手解开缚在司马迁武身上的绳索，并拍活了他的

穴道。

司马迁武忍不住低道：“前辈怎会来到此谷，沦为鹰王阶下之囚？”掌柜老头微笑不答，突听那女子冷冷道：“你相貌不俗，缘何如此沉不住气，我们是不是鹰王的阶下囚，你怎敢仅凭目见便遽下断言。”司马迁武冲口道：“那是鹰王自己说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心底涌起一阵疑云，暗道自己自落谷到现在，那女子一直以背相向，瞧都未曾瞧过他一眼，如何有可能知道他长成什么模样？但听她口气，竟似已见过他的面貌，遂试探地问道：“姑娘认识在下么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前此你我见过一面，想不到你倒是健忘得很。”语声冰冷，词意尖刻，加之她一直不肯回头，顿时令司马迁武大为难堪。

司马迁武目光流动，落到那女子所穿的桔黄色衣裳上，恍然若有所悟，压低声音道：“是了，前夜姑娘曾在我废园古宅露过面，在下眼拙，竟无法从背影认将出来……”他低声下气地说着，那女子大感受用，徐徐转过脸，但见她约摸二十年纪，瓜子形的脸庞上，嵌着一双乌黑的眼睛，正是那来自燕宫的黄裳少女！

黄裳少女道：“听说你是司马道元的后人，然则你竟不问问我么？”司马迁武道：“在下只知姑娘出自燕宫，其余一概不晓，姑娘若肯见示，在下自当记在心上。”黄裳少女道：“我的名字暂不能告诉你，但你可以叫我玉燕子。”

司马迁武心念微动道：“玉燕子……敢情这是你的外号了，请问姑娘与燕宫双后有何关系？”燕宫少女道：“双后么？她们乃是我的姑母。”司马迁武心头大为震动道：“姑娘高华绝俗与燕宫双后渊源又如此之深，自应名遐武林才是，何以在

下从未听过玉燕子此一名号。”玉燕子被他一奉承，笑道：“这也怪不得你孤陋寡闻，我近日才离开燕宫，行走江湖，你是第一个得知我外号之人。”言罢冲着司马迁武嫣然一笑，有如两靥生花，神情极为迷人，与先时的冰冷态度判若俩人。

司马迁武心知道自己几句阿谀的话，业已赢得对方的情感，沉吟道：“在下感到不解的是，姑娘既为双后嫡传，家学渊源，武功之高自不待言，还有这位化身为店掌柜的老丈也是前辈异人，何以会被死谷鹰王所俘，逼入此一绝地，莫非是姑娘有意……”玉燕子打断道：“总算你脑子转得快，实与你说，我和吴非士吴老师都是有意来此，伪装不敌鹰王，作下俘虏，否则鹰王功力虽高，凭他那几手还不能将我们俩人留下来。”

司马迁武至此方知那掌柜就叫做吴非士，这名字非但不见经传，对他来说也十分陌生，他不禁暗暗纳闷。司马迁武心中忖道：“这店掌柜大有来历，绝不是简单的人物，他能够改变行藏，乔装成店掌柜身份，遁迹于市井之间，未必就不可以隐名易姓，以瞞人耳目，难怪我会觉得他的名字陌生得紧了，至于他的海底如何，尔后我还得好生留意察究才是。”口中道：“姑娘这枯做有何用意？”玉燕子：“这是吴老师所献的奇计，我们混入死谷，为的是要查明一件事。”司马迁武道：“以姑娘和吴前辈不惜以身蹈险，深入虎穴来看，此事定然非常严重了，未知在下可得闻么？”玉燕子冲口道：“可以，但说了你可甭声张出去，让鹰王得悉，以致功亏一溃……”

那店掌柜吴非士略带不安地道：“姑娘你……”玉燕子望他一眼道：“此人我觉得蛮可信任，吴老师有何意见。”店掌柜吴非士双目盯住司马迁武久久不放，一会儿轻轻点了点头。

玉燕子道：“如你所说，这桩事果然十分严重，我们燕宫人从不涉身江湖是非，不久之前，吴老师才说动东后，将百名宫妃借与香川圣女使用，但那百名宫妃在移交与香川圣女之前，就被人不明不白袭杀了半数。司马迁武惊讶道：“半数，那么一共有五十名宫女被杀了，是哪一个凶人下得这摧花棘手？”

玉燕子道：“五十名宫女被一外家推心裂骨手法所击毙，武林中擅长此一手法的只有死谷鹰王一人。”司马迁武道：“所以姑娘及吴前辈便追寻到死谷来？”玉燕子道：“此举之目的固然是打击香川圣女的实力，但问题并不这样单纯，因鹰王潜匿死谷多年，一向与燕宫甚至香川圣女都无瓜葛可言，竟有如此出人意表的举动，殊属不合情理，故此吴老师怀疑……”

司马迁武忍不住道：“吴前辈怀疑什么？”玉燕子道：“吴老师怀疑鹰王幕后另有主使之入，他更怀疑我们燕宫出现了内奸！”司马迁武惊讶万状，张大了口道：“贵宫出现内奸，当然不可等闲视之，吴前辈既能如此大胆猜疑与燕宫……”吴非士切口道：“老夫虽非燕宫之人，关系仍深，五年前我蒙燕宫东后知遇，聘为其侄女玉燕子的西席教师爷。”司马迁武“呵”了一声，心中释然，暗道这吴非士原来位充燕宫西席，毋怪玉燕子口口声声称他吴老师了。司马迁武抱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念头道：“这个内奸是谁？两位心中可有分数？”

玉燕子道：“这个可不能对你明言了，奇怪，我一向不肯稍假人以词色，何况是陌生人了，今日为何变成这般嘴碎，竟和你对答不休呢？”她轻声说着，象是自言自语，晶莹的眼瞳连转数转，司马迁武瞥见了一泓秋水，只觉她的神态迷人

之极，心神不由一震，忙避开她的视线。司马迁武一定神道：“姑娘……”才说出两个字，陡觉天色一黑，耳际尽是“飐，飐”之声，下意识仰首一望，满天都是黑色巨鹰翱翔在峡谷上空，数目有三、四十只之多，将日头都遮住了，投下一大片阴影。

司马迁武大惊失色，耳闻玉燕子高声道：“看来，死谷鹰王已发出他的万鸟大阵来啦。”吴非士道：“这群兀鹰久经训练，凶厉异于常鸟，在它尖啄利爪下丧生的高手已不知凡几，咱们须得小心应付了。”玉燕子哼一声道：“畜牲终归是畜牲，再厉害岂能奈何得我们？”吴非士道：“姑娘切不可掉以轻心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半空中一头巨鹰一俯身，像流失一般向他疾扑而至。一忽里，吴非士骤然感到那兀鹰俯冲破风之势极为锐利，他舒掌一挥，内力陡发，兀鹰应掌跌坠地上。

那苍鹰坠地后并未立刻毙命，犹在地上扑翅翻滚，鸣叫凄厉，生似人类临死前的挣扎。谷上接着又扑下四、五只巨鹰，挟着强烈刺耳的振翅声响，振人心弦，吴非士急急发掌，“呱，呱”声此起彼落，那数头兀鹰被掌力边缘扫中，俯冲之势缓了一缓，从他头上掠过。

吴非士百忙中急声道：“谷上盘旋的兀鹰为数不少，它们轮番攻击，咱们杀不胜杀，到最后精疲力尽，势将为鹰王所乘了，必须迅速想个法子才行。”他边说间，视线始终未离鹰群叫道：“留神，畜牲又要攻击了！”

顷刻，半空中一大片乌云疾投而下，细看之下，却是五只巨鹰排成一梅花字形，分从四方夹冲下来。吴非士运掌一击，当头一只兀鹰被打得翻了一个身，掉头反向立身最近的司马迁武扑去。吴非士大叫一声道：“小心！”巨鹰扑到之际，

司马迁武几乎错以为是天空霹雳迅雷骤至，惊骇地仰首一望，天空昏黑一片，太阳全被鹰群的翅膀遮住了。

他猛然吸一口真气，右掌一扬，正待拍出，突觉胸口一窒，体内潜伏的毒素又发作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司马迁武额上汗渍陡现，心下暗叹一声，那毒素还在体内发作，眼看巨鹰尖喙即将啄到，却是无能为力。一旁的玉燕子见司马迁武既不出掌，也不闪避，只是愣愣立在当地，忍不住为他发了一掌，娇呼道：“快闪开！你作死么？”司马迁武何尝不明白自家已身陷危境，顷刻便得丧命在兀鹰的尖喙利爪，自己却连举步退开的力气也使不出来，霎时之间，面如灰死。

这当口，陡觉一股潜力直逼而上，司马迁武吃那力道一推，立足不稳左移开数步。那股掌力正是玉燕子情急所发，她娇躯紧接着向前一跃，直似一阵旋风般掠到司马迁武面前，在兀鹰的尖喙下，一把抓起司马迁武的衣领，双足点地飞快地一荡，比去势更加迅疾地平滑回来。

她这一出掌，纵身，救人，然后再退回原地，一气呵成，绝无丝毫拖泥带水，若此刻有他人在旁见着这等身手，绝难相信中原武林又出现一个女性高手了。

玉燕子放下司马迁武的身子怒道：“你好好地是怎么回事？不要命了么？”司马迁武惊魂刚定，苦笑道：“姑娘舍命相救，我……”玉燕子淡淡道：“这也不算什么？”语音微顿，又道：“你……你没事么？”她口气渐趋柔和，美目投注在司马迁武脸上，流露出一片关怀之色，末了她似乎觉得对眼前这位少年是太过于关切了，两颊升起了红晕。

她为了要冲淡自家的失态，故意哼了一声道：“其实你死了，我还懒得过问咧，我救……救你，只是……只是不想让

鹰王畅快而已……”声音又恢复了先前的冰冷，这一来可把司马迁武弄糊涂了，但觉对方性格多变，时冷时热，着实叫人难以捉摸。他俩退开后只顾说话，留下吴非士只身应付鹰群的攻击，手忙脚乱，高声叫道：“好姑娘，有话留待以后再说，现在先帮我把鹰群驱退！”

玉燕子应了一声，纵身而起，玉掌拍击间，掌力击涌而出，只见她一身黄裳拂拂飘飞，足下碎踏莲步，在黑色兀鹰夹击中来去穿梭，姿态轻盈优雅之极，片刻里，有三四只兀鹰已为如掌力扫中。

被击中的苍鹰都束翅敛足，向谷中跌坠。但苍鹰实在太多了，飞舞之际，不时相互猛碰忽撞，呈现出一种狂乱的景象……“呱”地一响，半空又有三只兀鹰昂起尖喙闪电般向玉燕子冲下。玉燕子娇喝道：“好畜牲！”信手折下崖壁所长的树枝，切成三段，她左手轻轻地一拍地，借着掌劲反震之力整个人直升起来，将与巨鹰接触之际，玉腕一抖，“嗤嗤嗤”连响，树枝脱手激射而出。

那三节树枝宛如三支利箭，射中兀鹰喉部，枝头深入皮肉三分。三只兀鹰相继发出一声哀号，跌落谷底。

吴非士一看赞道：“姑娘好厉害的弹指神功，近来你的功力是愈发长进了，假以时日，双后必能放心将宫中事务由你统筹主持了。”他一边说着，双掌纵击横扫，挟着千军万马之势，一下子把来袭的几只兀鹰都击落地上。

就在玉燕子和吴非士忙于和鹰群搏斗之际，死谷上面的危崖边突然又现了两条人影！死谷鹰王俯身向谷中纵声狂笑，他的身后站着一个身着灰色袈裟，肩披上扛了一把方便铲的大和尚，此僧正是自称花和尚的行脚僧人！鹰王上气不

接下气道：“咱老鹰的万鸟大阵从未对生人施展过，谷内那三人自投罗网，正好拿他们试试，饱尝鹰啄。”

他整日与飞禽走兽为伍，苦练邪功，日久不免变得疯疯癫癫，此际断断续续发出尖锐的笑声，疯态甚是骇人。花和尚凝目往谷中瞧了一阵子，皱眉道：“鹰王你豢养的兀鹰已倒了不少，他们三人真会死在鹰啄之下么？”鹰王翻目道：“什么，你敢小看老鹰，凭那二男一女的微末道行，岂能与这群凶猛的飞鹰相抗！”花和尚冷冷道：“微末道行？鹰王，你瞧走了眼！”

鹰王凶眼瞪住对方叫道：“花和尚，你今日闯入死谷，咱老鹰是冲着绿屋主人之面，以上宾之礼待你，莫非你也打算试试万鸟大阵的锋锐么？”花和尚道：“这个以后再谈，贫僧且问你，可曾瞧出谷中那女子的武功来历？”

死谷鹰王哂道：“依你说，你是看出来了？”花和尚一字一字道：“从那女施主的身法来看，极似燕宫兰燕家数！”死谷鹰王乍一听到“兰燕家数”四个字，立刻露出满面惊疑的神色，他凝目瞧了谷底那与群鹰搏斗正憩的两男一女一眼，喃喃道：“燕宫兰燕……燕宫兰燕……你没有瞧错，这小妮子所使的武功路数当真是兰燕家数么？”花和尚道：“不错。”

死谷鹰王摇摇头道：“咱还是无法相信，那小妮子如若来自燕宫，又怎会在三两招内就被咱所俘，成了老夫阶下囚？花和尚冷冷道：“如此道来，你是认为洒家瞧走了眼？”

死谷鹰王道：“这也未必没有可能。”花和尚冷笑一声道：“鹰王你先别遽下断言，瞧瞧你心血所聚的万鸟大阵，到底伤着了谷底那三个人毫毛没有？”

死谷鹰王俯首望了一阵，见群鹰在死谷上面翱翔盘旋不

时有三四只兀鹰扑翅挟着破风锐啸，朝谷底俯冲疾扑，那黄裳少女纤手一抖，掷出四根树枝，但闻“嗤”“嗤”连响，那四根树枝宛如四支劲矢，全都分毫不差地射中巨鹰喉部要害，枝头嵌入皮肉深达寸许。

四只巨鹰相继发出一声哀嚎，鸣声凄厉，在空中扑翅翻滚一阵子，终于力竭跌坠尘埃。吴非士与司马迁武也如法泡制，将来袭的兀鹰悉数击落地上，转眼间，那群凶猛的飞鹰已经折损了多半。

死谷鹰王只瞧得目瞪口呆，半晌作声不得。花和尚嘲声道：“看来你鹰王的宝贝徒孙们是不行了，还有别的杀手锏没有？”鹰王不答，只是一个劲狂笑，暴跳如雷，那万鸟大阵几乎花费了他半生精力所训练，飞行特快，加之兀鹰生性乖戾凶猛，从来见人就扑，即使武功高强之人，也无法逃得过它们的利爪。

谁料目下所见，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，谷底那三人非但没有饱尝鹰啄，反而被他们举手投足间伤了不少兀鹰，怎不令鹰王骇怒交集，他厉声叫道：“想不到这三个狗男女还有点门道，但他们能在万鸟大阵中逃过一命，也甭想活着离开死谷。”说着又自狂啸厉叫起来，间而发出一两声刺耳的笑声。

第四十章 虎口脱险

花和尚皱眉道：“鹰王你冷静下来，咱们再谈谈那位年轻女施主的海底。”

鹰王恶眼一翻，道：“海底？你不是说她来自燕宫么？”

花和尚道：“那位女施主的武功来历，不用说是与燕宫有关了，闻说燕宫双后有个侄女，外号唤玉燕子，将来很可能继承双后，成为燕宫主持之人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那玉燕子应该是眼前此人了。”

鹰王道：“管她什么活燕死燕，咱老鹰……”

花和尚冷冷打断道：“鹰王，你只知成日与飞禽走兽为伍，苦练奇门邪功，却不知如何使用脑子，那女施主若真是玉燕子，怎么会无端来到死谷？又怎会轻易为你所擒？这其中缘由，你难道不费心去想一想么？”

鹰王怪笑道：“那小妮子天堂有路不走，却要闯到此地送死，咱有什么办法？再说咱老鹰的功夫你又不是不晓，一个女娃儿还不是手到擒来，丝毫不用费力。”

花和尚听他如此说又道：“施主功夫高明诚然高明了，但自问比起燕宫双后如何？”

鹰王瞠目无法作答，须叟始讪讪道：“双后与灵武四爵，摩云手同为当世武林有数异人，她们的武功或许要比咱高出一等。”

花和尚冷笑道：“恐怕不仅只高出一等。”

连甄定远、武啸秋那等盖世高手都不敢正面与双后相

抗，鹰王你更不用谈了。”

鹰王满面涨红，咆哮道：“秃驴！你敢小看咱老鹰？”双目之中射出凶悍狂妄之气，怪笑声中，挥臂一掌劈去，一时但闻掌风呼呼，阴风寒气罩住花和尚。

花和尚似乎已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手，早有防备，鹰王一掌犹未劈至，他袂袖一拂，内家真力藉袖拂出，轰然一震后，鹰王竟被迫退了半步。他嘶声长叫一声，身躯半弓，宛如苍鹰平掠，一掌僵直不弯，对着花和尚直扑过去——花和尚突然感到轻风压体，但觉对方出手直若风雷迸发，凌厉异常，向后闪退决不及他迅快，唯一的法子，便是出手硬架，当下便打消退后的念头，双手疾沉，五指翻上去拂扫对方腕脉。这一式反击得恰到好处，顿时制住对方的攻势，死谷鹰王仓卒中无法立刻运气护住脉穴，只有移身向侧避开。鹰王鬼叫一声，方欲举掌再劈，花和尚冷冷道：“得了，施主还是省省力气，用来对付谷中的敌人吧。”

鹰王闻言挺直身躯，放弃了进扑之势。花和尚道：“你连我都胜不了，更遑论双后了，那玉燕子一身功夫据说已得东后兰燕真传，竟会轻易为你所擒，岂非咄咄怪事？”

鹰王大怒道：“要再试试么？”抖手从头上取下那串磷光闪烁的骷髅，凭空挥了几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赤足举步迫近。

花和尚哈哈笑道：“见微知著，你在三五招内无法将我制服，那么再过三五十招还是一样的局面，我可不怕你还有什么其他看家本领”他仰天大笑不止，单掌暴张如爪，另一手居胸横摆，三指粘住袂袖，无名指微微翘起，与树梢枝叉毫无两样。

死谷鹰王睹状嚎声一停，瞠目道：“秃驴你这一手叫什么

名堂？”

花和尚道：不算什么，只不过是用来吓唬三岁孩童的把戏，施主听过‘五指叉’这个名称么？“言词之中，隐隐讥讽对方为三岁孩童。

死谷鹰王头脑简单，却不曾听得出来，只见他面色由青而白，喃喃道：“五指叉”？……“五指叉”？……敢情你便是数十年前，仗着五指叉功夫行遍中原，绝无敌手的行脚僧人？嘿嘿，原来昔日的行脚僧人，便是今日的和尚，怪不得能在咱老鹰掌下全身而退。”

花和尚淡淡道：“鹰施主足不离谷，已历三十载，直倒最近方始出岫，消息到也灵通得很。”

鹰王道：“武林中当有何事能瞒得过咱老鹰的耳目？我问你，那行脚僧人在江湖上一向独来独往，你若是那行脚僧人，缘何却肯居于人下，屈为绿屋秘使？”

花和尚神色一变，道：“施主可听过流浪剑客其人？”

鹰王道：“便是你生平所遭到唯一挫败的对手么？听说那流浪剑客在你气焰最盛时向你邀斗，以一个抽剑动作就把不可一世的你吓跑，嘿！可见你胆力到底有限，若换了咱，再不济，也不至于在未动手之前便逃之夭夭。”

花和尚沉着脸庞，道：“施主若知那流浪剑客真实名姓，就不会笑得出声了。”

鹰王道：“你说罢，那流浪剑客是谁？”花和尚一字一字道：“职业剑手谢金印。他显然有意隐藏真正身份，才化名为流浪剑客。”

鹰王双目发直，呐呐道：“你的对手既是谢金印，那就没话说了。莫非你屈为绿屋秘使，亦是与他有关？”